第19卷 第3期 昆虫学报 Vol. 19, No. 3
1976年8月 ACTA ENTOMOLOGICA SINICA August, 1976

深入批判邓小平 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国动物志》编委扩大会议召开的批邓会上昆虫工作代表的发言简记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中国科学院委托北京动物研究所于4月15—28日在首都召开《中国动物志》第二届编委扩大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昆虫工作代表，在批判和声讨邓小平反动罪行大会上，一致振臂高呼："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项决议！"并以大量鼓舞人心的事实和切身体会，在会上相继发言，狠批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决心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河南省长葛县农林局病虫测报站农民测报员刘桂堂： 中共中央两项英明决议，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乘胜追击，继续战斗。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在教育界、科技界广泛散布政治谣言，疯狂叫喊"工农兵文化水平低"，不配搞科研；并且公然称颂"还乡团"的反革命精神，这是明目张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坚决不答应！

提起"还乡团"，我们贫下中农是有切肤之痛的。就拿我这个53岁老贫农来说，在旧社会家破人亡，我和母亲逃荒到邓县，讨饭七年，给地主老财当长工九年。正当走投无路之时，大地一声霹雳响，来了亲人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做主人，走上了幸福光明的道路。1955年我开始参加植保工作，虽然不识字，不懂技术，但经过二十年的学习与生产实践，终于摸清了几种重要害虫的发生规律，及时发出虫情预报，与全县广大群众并肩作战，从而消灭了虫害，保证了粮棉连年丰收。这能说是工农兵不配搞科研吗？只有工农兵登上科技舞台，科学技术才能得到迅速发展。由此看来，邓小平诬蔑劳动人民、称颂"还乡团"，无非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我们一定要同他作坚决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北京市顺义县木林公社西沿头大队周继志：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科技界极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公然宣扬"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在科技领域里有没有阶级斗争，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生死斗争，我们贫下中农是有切身体会的。

我们西沿头大队，3,100余人，有耕地3,900多亩，大都是低洼易涝的盐碱地，历来虫害严重。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依靠"专家、权威"，虫害越治越严重，平均亩产粮食200来斤。文化大革命中，狠批了刘少奇、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洋奴哲学、天命论等谬论，成立了干部、老农、技术员三结合的科研小组，深入实际，宣传群众，及时战胜了虫害，1974年粮食亩产上升到660斤，1975年高达800多斤，比文化大革命前增产四倍多。这一巨大变化，就是狠抓了阶级斗争、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是对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有力批判。

中山大学生物系蒲蛰龙： 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来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

小平。邓小平以及教育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于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这一新生事物，大肆攻击，说什么“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等等。现在，以我校昆虫专业的实例，来进行批驳。

我们专业自 1970 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 年到四会县大沙公社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在三年的实践——理论——实践过程中，师生们在政治上受到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业务上得到了再学习，从而在生产上了解到急待解决的课题。这就使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前的三脱离走上了教育革命的光明大道。

1973 年我们与贫下中农开展水稻害虫综合防治课题的科学实验，试验的面积由几十亩扩大到六万余亩。由于过去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害虫产生了抗性，天敌又被杀伤，形成了害虫越治越多的局面。在实验中，我们采取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等协调措施，不断实验、总结，从而取得了较好的结果，1975 年虫害面积比 1974 年减少 55%，虽然少用农药 6 万余斤，而螟害率下降到 1% 以下，其他虫害亦显著减轻，保证了粮食的丰产。不仅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同时又充实了师生们的技术知识，炼红了思想。

在实践中，大家提高了综合防治的理论认识。如少用农药，控制虫害，道理何在？这是关系到生物种群动力学的问题，也是世界上各产稻区长期争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在三年的实验中，初步摸索了综合防治中稻田的害虫种群与天敌种群消长的规律，以及害虫与天敌的相互关系。同时发现稻虫的天敌，仅无脊椎动物就有 110 多种；天敌与害虫之间的数量变动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些研究资料的积累，都是进一步研究稻田生态系的系统分析和天敌利用的重要基础资料。

从上所述，雄辩地证明：**“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如果离开生产实践，理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生产实践是发展科学理论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是，走资派邓小平却把生产实践与科学理论对立起来，这是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他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我们科学工作者拉回到修正主义科研老路上去，我们万万不答应！

福建农学院赵修复：会上听了同志们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发言，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我从 1942 年开始昆虫分类工作，长期埋头于三脱离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在山村生活两年多，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激起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决心。

1975 年通过大田稻纵卷叶螟天敌的调查，看到了自然界寄生蜂种类，丰富多采，才认识生产实践是分类学取之不尽的源泉，许多种、属都是过去没有报道过的，尤其关于寄生蜂的生活习性，对于发展生产更有重要的意义。在调查中，看到某些寄生蜂的趋光性，以及由于转换寄主而形成的害虫与天敌种群数量的变化等，均为开展生物防治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过去分类工作者习惯于系统分类，往往根据死标本的形态进行描述，并不了解生活习性，就写出论文，但在生产上却无用处。现在通过生产实践，从而知道不但要了解寄生蜂怎么生活，更要弄清如何抑制害虫的作用。这样，才能使分类工作“活化”，用之于生产实际，为农业生产服务。

我的这些思想和工作的变化，都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得来的，因此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而邓小平则攻击“文化大革命伤了元气”。我们一定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批判。

湖南师范学院生物地理系尹长民：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凯歌声中，我作为毛主席家

乡湖南省的代表来参加会议，心情十分激动。现在我以开门办科研的切身体会，痛斥邓小平的反动罪行。

教育和科技领域，有没有阶级斗争，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生死斗争。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直同修正主义路线混着干、顺着干，错误地把学校看成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对学生讲点蜘蛛种类和亲缘关系，野外实习采点标本，就算完成了任务，结果是学生的学问不多，有也无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夺回教育阵地，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教导，我们蜘蛛小组先后到湘西、平江、汨罗、华容、长沙等地开门办学。在投入三大革命运动的战斗中，了解到稻田蜘蛛的种类有 80—90 种，能捕食飞虱、叶蝉、纵卷叶螟等多种害虫，而蜘蛛占整个捕食性天敌总数的 60—80%，分布在稻株的上中下层，形成了消灭害虫的天罗地网，有效地控制住虫害。同时分析了药剂防治与生物防治之间的矛盾，并在长沙广福公社和贫下中农一起进行了科学实验，采取农业防治、施用土农药和生物防治等措施，使全公社的晚稻产量比 1974 年增产 280 多万斤。另外，我们还在集中广大群众智慧的基础上，编写了二万字的讲稿和四万字的技术资料，体现了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无比正确。

上述体会，对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福建省卫生防疫站王敦清： 科学技术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这是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毛主席早就指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发展科学技术当然也不例外。可是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然抗拒群众运动，并鼓吹研究所“研究员是中心”，扬言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权威”来领导。这就是要把工农兵群众拒之于科研大门之外，妄图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我省卫生部门组织编写《福建按蚊志》，正是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开展群众运动，才多快好省地完成的。我们在开始工作时，一无专业队伍，二无研究员，三缺资料，而是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十个县、市的社员群众、赤脚医生和技术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边干、边学、边培养，共同努力而完成的。由此看出，邓小平抗拒群众运动，其罪恶目的就是要翻案复辟，迫使我们走回头路。我们一定要把他的反动谬论批倒批臭。

DEEPEN THE CRITICISM OF TENG HSIAO-PING AND BEAT BACK THE RIGHT DEVIATIONIST WIND TO REVERSE CORRECT VERDICTS

—— Summary Accounts of a Criticising Meeting in the Enlarged Editorial Conference of "Fauna Sinica"

In the excellent situation marked by the triumphs in the struggle to beat back the Right deviationist wind to reverse correct verdicts, Pek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sponsored by Academia Sinica convened an enlarged editorial conference of "Fauna Sinica" in Peking from April 15 to April 28 this year. In this conference a meeting to criticise Teng Hsiao-ping was held. At the meeting entomologis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our country warmly praised the two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April 7, 1976 and condemned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doctrine of Teng Hsiao-ping's revisionist line. They gave many examples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s to illustrate the achieve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ter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determined to take class struggle as the key link and to carry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Right deviationist wind to reverse correct verdicts through to the end.